

# 龍坡邦

## 值得借鏡的文化資產保存方法

陳玉秀

龍坡邦位于湄公河及南康河之交匯處。自從十三世紀末元世祖忽必烈進入南詔，使部分身為傣族的南詔人沿著湄公河下移到此，並將小乘佛教帶入此地。十九世紀末法國殖民政府將此地作為統治寮國的崗哨，也帶入了法式殖民風建築。殖民結束後，此城市進入共產時期，整個地區一直到上世紀的七〇年代不對外開放。

舉凡市容、市民的生活及傳統龍坡邦皆保留在百年前的樣貌。也因此在一九九五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龍坡邦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龍坡邦的文化保存計畫，採個案處理的方式，並試著落實由龍坡邦居

民以「自主永續經營」的理念來保護自己的文化遺產。其實博物館的經營亦如龍坡邦的城市文化保護，一個長期而穩定的文物典藏及管理計畫是必然的。而隆坡邦的參訪更可為我們身為博物館員工作計畫上的一個省思。

有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目前進行的工作計畫，葉庭芬曾作了簡單明瞭的歸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一九九〇年代中期起，先後推動『亞太地區在地努力與保存計畫』以及『文化遺產管理及旅遊：利害人之間的合作模式計畫』前者的重點在確立起社區發展與歷史保育間的共生與互動關係。後者則選擇從快速成長的文化旅

圖一 相通寺



遊業切入，針對遺產管理與規劃，發展出社區、旅遊業者及保育專家之間的合作與聯盟模式。歷史資產的保育包括硬體的建设及軟體的歌舞、儀禮、風俗習慣等。」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龍坡邦整個城市列為古城來保護，為維持其完整性，在龍坡邦的執行單位 *La Maison du Patrimoine* 計劃並進行各項的措施。其中在硬體的建設上採用「保存既有、復原原貌」的消極原則；然而卻不忘去實現「跟上時代、創造就業」的積極思維。

以小乘佛教信仰為主的龍坡邦城內共有大小寺院八十餘座，其中三十二座被列文化遺產來保護及整建。龍坡邦寺廟建築的早期風格，接近泰北



圖二 相通寺一角

Nara王國的風格，立柱長短不一。三層幾乎觸地的重簷中央最頂端綴有向上突出、作飛向穹蒼狀的龍樣。在傳統的黑底漆層上以金彩來描繪圖案，將其裝點的華麗而典雅。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受泰國中部風格的影響，屋簷為單層，立柱長度均整，可見東南亞各地之間的區域互動。現在寺院的週遭以金、綠玻璃來裝點佛教的生命樹（圖一），並以磚紅底色玻璃

磚片拼貼出佛陀離世的故事，（圖二）在此展現出龍坡邦上世紀七〇年代特有的裝飾方式。在整修古建築方面，教科文組織的規劃成員抱持著恢復原有樣貌及色彩的理念。國外的專業人員配合當地的工作人員共同努力下在沒有文字記錄的情況下，根據尚存的文化遺痕、老工匠的口述及記憶等方法，尋找出文化資產原有的面貌。修復所需的原料則取自原產地或以忠於原料配方的組合再生產。在工程的執行上除了重用

當地有經驗的老師傅，使當地

的專業人員來研究配方，並忠實地記錄下執行的過程等，以使技術及研究成果得以成為可運用的有形資料。

除了寺院，龍坡邦古老的高腳屋及道路的修建亦為另一個整理的重點。為保持原來的市容，減少及避免人口不斷的遷入保護區，於都市的規劃上採不擴建的原則：例如連接龍坡邦沿著河畔而蓋的法式殖民建築區及山邊城區的道路，為小而窄，以紅地磚鋪成的巷道。城市建設的規劃人員在修復這些巷道時，以不拓寬巷道為原則，使車輛的進出受到一定的限制，並減少不必要的市容改觀及污染。也因此保護了沿巷道而居的龍坡邦住民在生活上不受現代化車輛的干擾。

另一方面在環境衛生條件的要求下，*La Maison du Patrimoine*的工作人員重新整修殖民時代法國政府修建的廢水道，並增設下水道，使居民擁有現代化的衛生設備。在河畔多霧氣的龍坡邦巷道上有必要加設路燈，以保居民行走時的安

全。為配合龍坡邦一貫的寧靜雅致的氛圍，路燈的樣式簡捷，光線僅柔柔的透過鏤空的燈罩閃出。且設計師特別以天然質材的陶土來塑造燈罩。此類持可再生材質的環保概念，為此城市現代化作永續發展的準備。

街道邊除了舊有的電線桿外，為保持市容的一致性，在市區內強烈的禁止張貼廣告。然而除了保守的整建計劃及研究外，在工程的執行上亦多由



圖三 城區內的池塘

當地的居民參與。希望藉此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居民對城市保護的參與感。通常一個計畫在進行後，工作人員會要求同一區域內受惠的居民義務協助工作人員做好修復區內的清潔及文物的保護工作。

在龍坡邦同樣受保護的尚有一百八十三個池塘。(圖二)池塘的形成有天然及部分為十九世紀末為了取黏土造寺院所挖的大土坑。過去此類池塘常常會被變成污水排入的地區，也因此造成池塘的污染，並滋生蚊蠅。在修護的過程中除了清理外，養殖魚類及種植經濟及景觀作物為重要的規劃工作。目前池塘中的魚類不但有滅蚊的功能，且與經濟作物成為龍坡邦居民經濟來源的一部分。然而在此項計畫最終的目的是希望藉美化池塘吸引遊客前來，給居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據La Maison du Patrimoine的水質專家Pierre Guedant先生的說法，雖然此項計畫已執行了五年，但計畫在執行上尚需與龍坡邦居民達成共識。亦即

仍需教育龍坡邦的居民了解此計畫可能給他們帶來的好處。以促使居民自發性的來維護水塘的整建及維持。

其實整個龍坡邦的文化保護計畫，呈現一個「共識」的問題。外來的文化保育專業人員在語言上難與當地的多數民眾交流，而他們本身的文化背景亦容易造成與當地民眾的隔閡，也因此致使文化資產保護常淪為社會精英階層與外來的文化保育專業人員間的工作。其他相關人員甚至持反對的態度或成為旁觀者。另一方面文化旅遊確實可帶來許多的商機，就業機會也相對被提高。然而為應外來遊客的舒適、方便及對文化的好奇心，龍坡邦在文化保存的重點下如何有計劃，使世界經濟發展在快速衝擊及全球化的情況下，而不會迷失自己的方向？又，遊客快速的帶進外來文化，在此衝擊的同時，龍坡邦的市民如何使傳統的文化內涵不受影響？當筆者向La Maison du Patrimoine的建築師Laurent Rampoo先生提



出外來文化對在地文化可能帶來的衝擊時，Laurent Rampo先生很感慨地表示此類危機存在的可能性。

一個實際發生於龍坡邦博物館展覽的例子是龍坡邦小和尚們的修行打坐區域的被干擾事件。這個博物館建於二十世紀中期，歷時五十年才完成。原為寮國末代皇室家族的居所，現改為龍坡邦國家博物館，於建築上頗具法式殖民遺風。(圖四)博物館除展出皇室原有的收藏，將部分的展覽主軸，以民族學中的方法學運用於藝術，以透過「自己的眼睛」及「他人的眼睛」來述說過去與現在的龍坡邦。展覽題目以當地藝術家的作品為展出的題材，並以國外藝術家來訪龍坡邦所呈現的藝術品為展出重點。希望借此種展覽方式達到龍坡邦與國外藝術家間的互動交流。「The Floating Buddha」即為此主軸下的一個主題展。德國攝影師Hans Georg Berger在二〇〇四—二〇〇五年被邀請來龍坡邦觀察小和尚

們打坐練習。(圖五)道場設在不讓遊客進入的樹林中。據博物館的工作人員Francis Engelmann先生的解說，此種不開放給遊客進入的舉動，原因在於龍坡邦原有的修道場已被遊客干擾，小和尚們無法靜心的修定，因此政府另闢一區給與修定者方便。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龍坡邦工作團隊正努力的培養當地文化保護的各項人才，希望日後能提升龍坡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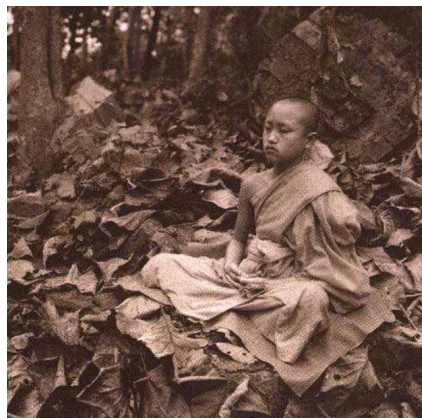
圖四 龍坡邦國家博物館

居民對自己文化保護的共識，以舒緩外來文化的壓力。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文物為台灣人民所共同保存，而故宮為文物的代保管者。在典藏管理及加值運用院藏文物的同時，如何讓國民對我們共同保存的文化遺產有受惠感，因而產生責任共識來保護此批文物，應為博物館員的另一項任務。

參考書目：

- 一、葉庭芬〈歷史保育與文化旅游間的策略聯盟——由亞洲歷史名城談起〉(二〇〇二年文建會文化論壇系列實錄—世界遺產)二〇〇一年(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頁一一。



圖五 The floating Buddha (浮佛)